韓非子 下

卷十至二十

韓非子卷第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爲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爲用。內外爲用則人主壅。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鬻權懷刷。其患在胥僮之諫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

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歇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敎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遺衛君書。白圭敎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劓。費無忌敎郄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膾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黍種賚而廩吏覆。是以

昭奚恤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廆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闞止戴驩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孤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子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萇弘死。用雞猳而鄒傑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

廟攻不在六微之內故宋本先七字闕事藏本同宋本

故襄疵言襲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也右經

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

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故與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刖。則左右重。久語懷刖。小資也。猶以成富。況於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寧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洞華曰當下當有取重之字 胥僮長魚矯二人也

州侯相荊。賢而主斷。荊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

曰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矢。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尿一云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一

曰浴以蘭湯

㊁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荊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鄰。四鄰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爲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

千里曰故空絕故帝翻

拔來字不當有

澗華曰宦公子二句荊王之言也上無曰字古者多此例又曰其制下當有一曰二字

千里曰切李斯百齊
連文

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爲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衛。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

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爲魏王搆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與吳。吳不受。今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太宰嚭遏大夫種書曰。狡兎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半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

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嘗以中山之謀

按牛國策作午

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荊。微諷秦荊。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衛將也。衛君。荊將也。兩國搆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軍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

小梧曰。條歷是

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

千里曰爰表同字
物微令人事隱石不
章也下微
殺同
此以下近本
俱脫失今從
宋板校定
渭案史事宜
國策藏本自
王字下悅於鄭
桓公條內起
千里曰悅勃同字後
多用悅

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荊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荊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甚喜人之掩口也。爲近王。必掩口。美女入見近王。因掩口。王問其故。鄭袖曰。此固言惡王之臭。及王與鄭袖美女三人坐。袖因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亟聽從王言。美女前近王甚。數掩口。王勃然怒曰。劓之。御因揄刀而劓美人。一曰。魏王遫

荊王美人。荊王甚悅之。夫人鄭袖。知王悅愛之也。亦悅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擇其所欲爲之。王曰。夫人知我愛新人也。其悅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養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夫人知王之不以己爲妬也。因謂新人曰。王甚悅愛子。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常掩鼻。則王長幸子矣。於是新人從之。每見王。常掩鼻。王謂夫人曰。新人見寡人常掩鼻。何也。對曰。不已知也。王強問之。對曰。頃嘗言惡聞王臭。王怒曰。劓之。夫人先誡御者曰。王適有言。必可

胃奉為沈置酒

千里曰張壽即張毓陳需即田需
小樓曰陳田音也古多通用毓壽一義故千里以為即七〇人

從命。御者因揄刀而劓美人

費無極。荊令尹之近者也。郄宛新事令尹。令尹甚愛之。無極因謂令尹曰。君愛宛甚。何不一爲酒其家。令尹曰善。因令之爲具於郄宛之家。無極教宛曰。令尹甚傲而好兵。子必謹敬。先亟陳兵堂下及門庭。宛因爲之。令尹往而大驚曰。此何也。無極曰。君殆去之。事未可知也。令尹大怒。舉兵而誅郄宛。遂殺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

胃奉犀首本官名七非只和衍書別一人為七官者

殺張壽。魏王以爲犀首也。乃誅之

中山有賤公子。馬甚瘦。車甚弊。左右有私不善者。乃爲之請王曰。公子甚貧。馬甚瘦。王何不益之馬食。王不許。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王以爲賤公子也。乃誅之

而宋

魏有老儒不善濟陽君。客有與老儒私怨者。因攻老儒殺之以德於濟陽君。曰臣爲其不善君也。故爲君殺之。濟陽君因不察而賞之。一曰。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知。欲入愛於君者。齊使老儒掘藥

於馬梨之山。濟陽少庶子欲以爲功。入見於君曰。齊使老儒掘藥於馬梨之山。名掘藥也。實間君之國。君殺之。是將以濟陽君抵罪於齊矣。臣請刺之。君曰可。於是明日得之城陰而刺之。濟陽君還益親之

(四)陳需。魏王之臣也。善於荊王。而令荊攻魏。荊攻魏。陳需因請爲魏王行解之。因以荊勢相魏

韓昭侯之時。黍種常貴甚。昭侯令人覆廩吏。果竊黍種而糶之甚多

相者貴廩吏如國賀富家粟種之貴市賈也昭侯恐吏粟之富而爲利故覆之

昭奚恤之用荊也。有燒倉廩窖者而不知其人。昭奚恤令吏執販茅者而問之。果燒也

昭僖侯之時。宰人上食而羹中有生肝焉。昭侯召宰人之次而誚之曰。若何爲置生肝寡人羹中。宰人頓首服死罪曰。竊欲去尚宰人也。一曰。僖侯浴湯中有礫。僖侯曰。尚浴免。則有當代者乎。左右對曰。有。僖侯曰。召而來。譙之曰。何爲置礫湯中。對曰。尚浴免。則臣得代之。是以置礫湯中

文公之時。宰臣上多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譙

竊盜窃通

相尚上也相上也云案人之次

胃業援木貫
竅可想當時肉
合一刺

之曰。女欲寡人之哽耶。奚爲以髮繞炙。宰人頓首再拜請曰。有炙罪三。援礪砥刀。利猶干將也。切肉肉斷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援木而貫臠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奉熾爐。炭火盡赤紅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也。堂下得無微有疾臣者乎。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譙之。果然。乃誅之。一曰。晉平公觴客。少庶子進炙而髮繞之。平公趣殺炮人。毋有反令。炮人呼天曰。嗟乎。臣有三罪。死而不自知乎。平公曰。何謂也。對曰。臣刀之利。風靡骨斷而髮不

極嚴微也
胃業援木貫
竅也

千里異不及之淚

斷。是臣之一死也。桑炭炙之。肉紅白而髮不焦。是臣之二死也。炙熟。又重睫而視之。髮繞炙而目不見。是臣之三死也。意者堂下其有翳憎臣者乎。殺臣。不亦蚤乎。

穰侯相秦而齊强。穰侯欲立秦爲帝而齊不聽。因請立齊爲東帝。而不能成也。

五晉獻公之時。驪姬嬖擬於后妻。而欲以其子奚齊代太子申生。因患申生於君而殺之。遂立奚齊爲太子。

鄭君已立太子矣而有所愛美女欲以其子爲後夫人恐因用毒藥賊君殺之

衛州吁重於衛擬於君羣臣百姓盡畏其勢重州吁果殺其君而奪之政

公子朝周太子也弟公子根甚有寵於君君死遂以東周叛分爲兩國

楚成王以商臣爲太子既而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亂遂攻殺成王一曰楚成王商臣爲太子既欲置公子職商臣聞之未察也乃爲其傅潘崇曰奈何察之也潘崇曰饗江芋而勿敬也太子聽之江芋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廢女而立職也商臣曰信矣潘崇曰能事之乎曰不能能爲之諸侯乎曰不能能舉大事乎曰能於是乃起宿營之甲而攻成王成王請食熊膰而死不許遂自殺

韓廆相韓哀侯嚴遂重於君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乃令人刺韓廆於朝韓廆走君而抱之遂刺韓廆而兼哀侯

田恒相齊闞止重於簡公二人相憎而欲相賊也

乃藉其之誣者也

胃晉世家云宰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又云閔公傳閒異詞

田恒因行私惠以取其國遂殺簡公而奪之政

戴驩爲宋太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

狐突曰國君好內則太子危好外則相室危

鄭君問鄭昭曰太子亦何如對曰太子未生也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爲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

千里云韓氏家訓言

(六)文王資費仲而遊於紂之宮今之諫紂而亂其心

荊王使人之秦秦王甚禮之王曰敵國有賢者國之憂也今荊王之使者甚賢寡人患之羣臣諫曰以王之賢聖與國之資厚願荊王之賢人王何不深知之而陰有之荊以爲外用也則必誅之

仲尼爲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黎且謂景公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祿高位遺衛公女樂以驕榮其意衛公新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必輕絕於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

小指曰樊之誤

空白止

頃云左氏某
按今策作環

胃棄昌秦論注引
邵作召此誤作成之

女樂六遺衮公衮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
去而之楚
楚王謂干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
干象對曰不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
先生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
苛刻聞天下茂事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
茂事之取十官而免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
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干象曰前時王使邵滑之
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者越亂而楚治也曰者

按亡策作忘舊本策謂知用于越而今忘之于秦也胃棄上失也二通
按杜若香草也

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亟亡乎王曰然則爲
之奈何干象對曰不如相共立王曰共立可相何
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爲賢卿被王衣含杜若
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共立一云公子赫
吳攻荊子胥使人宣言於荊曰子期用將擊之子
常用將去之荊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
人擊之遂勝之
晉獻公伐虞虢乃遺之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女樂
六以榮其意而亂其政

叔向之讒萇弘也爲書曰萇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佯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行周以萇弘爲賣周也乃誅萇弘而殺之

鄭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其姓名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釁之以雞豭若明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鄶遂取之

二條三個

⑦秦侏儒善於荊王而陰有善荊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荊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鄴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鄴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辱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辱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右傳

己亥九月廿九日午后 此卷小楷省記十九條 澗草記十

條內三條仍識誤增入愚解廿二條內六條新得 小蓮記

十五日冒校

韓非子卷第十一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宋

裏板賢不遠賢大遠到之才不敢近也

胃棄之其行高遠而賢之

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宓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羣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荊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癸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在聖主之以獨知也

㊁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

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論有迂深閎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卞鮑介墨翟。皆堅瓠也。且虞慶詘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 夫挾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瘳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跡。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杜之諺。目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爲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

胃晝不富於居不為居有也藏本誤作下

按檢補作託慕胃晝託慕之字經傳本同

胃晝禮卜當占當術

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能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不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令之民也二君之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亡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惰修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主論李疵視中山也

千里曰周為舍捨補又云威畏也

胃晝之戶

按西去捨輩微文後未見胃晝之抵也傳文多脫誤故經文每不得其解也因之亡可考矣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予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蒞下且為下走睡臥與夫捐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猶孟鄒君不知故先自僇明主之道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

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右經

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

千里曰爲用字
胃案依千里說直字
當作然直字他自
不必用字一可通直
即直用下實也
按成字絕
蜚飛也

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按倡唱同
胃案與齊仇有
成心故案宋王言自
衛武公武庫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擿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按千已字辭自已之已
謂故止已疾也不衍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㈡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

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爲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因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

（校不然物謂不順于理之物必先用也渭書案有教燕王章文相不[illegible]物小檮曰拓魏都賦注有燕王二字此脫）

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鄭有臺下之治者謂燕王曰臣削者也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

兒說宋人善辯者也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

（千里曰削當作刺之下脫母猴四字據補依是注改未是 校藏本作是說服 千里曰兒說見呂覽 君守惟古人同訓 渭案顧用也 四庫本本本本）

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爲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爲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

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訣。以後息者爲勝耳

客有爲周君畫萑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鬃萑者

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容。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

小檯曰罄見也

按拾補云諸本明俱天下本釋作罄是罄似同義說文俱所聞見蓋視於見故有見義罄罄同是當作見也

按曰仲拾補云西漢仲石

義。不恃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虞慶曰。不然。史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

按穀文選七命注引作穀下有稭字

千里曰雲衍其一

按恃或作待之誤

按曾曰恃穀下拾補注不用

蒼曰重字句

千里曰渭字是也

渭字疑衍

按剖之可以盛物

似不衍

渭案謂屋宜卑

按尊卑也

千里曰尊卑也

且范睢云用字

渭案七王字疑衍

按見於荷書位士

渭案恃作待

按仲拾補云西漢仲石

渭案衍其一

宋龍一真字誤應亞

則輕。椽燥則直。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誣。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誣。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日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范且曰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

捨補石氏春秋別錄篇曰此作者陽應

千里曰此年声自名也

且張弓家

工人窮也。爲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搆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爲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爲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

據連下作一句讀

胃業之言爲虛之言而窮乎者詞也

是賢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爲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胾。然至日晚必歸饟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爲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强者。秦也。然而秦帝者。治未畢也

渭案調取也不必改字千里曰調當作請易錢當倒易去聲又云當作耨耨者且耨之也也下文曰如是美且美錢布且易之也易法財

樾調拾補曰說周千里曰和也是訓順如通用字千里取越人易和之義而訓順

㊂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己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疇畤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美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

洞案曰公當作王宋當作器見說苑權謀

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爲覘也。桓

樹稽留也事順意也
胃案藏君故是也

樹伏服同

樹稽補之字疑不必立即也見吮而即位也或初坐立之之立每下蓋起吮而吮母立而泣泣而不服母孔或有此情景也

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爲天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爲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爲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爲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創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蹂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爲君行詐僞以反國者衆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攘撅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予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軛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

也。對曰。此車軛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軛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軛。今又曰車軛。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鬬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裙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頼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舉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釂。則唾之。亦效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曰。宋人有少者亦欲效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

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於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胃案酒正奉爵者長者未命飲而致之為失禮

楊倞本見于上

胃案此書也

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四)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我將爲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無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王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坐。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按列位也

閒事之[illegible]功受重列。恐再諸臣意不服耳。經本文自通

錘一本作鍾未解

重、說云死偽者軍之(錘)來或此亦彼同

按錄稱錄即權也文叔何為國之權也注世權臣之權即此意

按愚下文所已敵矣已也

渭案藏本誤衍又曰以中山策作多朝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嚴穴之士。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百數。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嚴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主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渭案郎中二郎因戰國官制以相齊近臣

五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賈倍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衣紫。齊人皆好也。齊國

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惡紫。賢傅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羣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

千里白仁有脫渭棄七脫罪政三字

渭棄已有誤

涿谷即涿鹿在郭城

柳左司馬子魚

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

藏本元

胥書指其也

板春秋在胥并音

板春秋本字

胥書信篇

少海即幼海見山海經

馬

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

小梧曰。燭與嘉子作。驂駟皆音近

板此主主當衍

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驂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驂爲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驂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

孔子曰。爲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

圜水圜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瞀。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亦多服。是以瞀。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爲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不藏諸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曰。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⑥晉文公攻原。裹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

胃果章昭國語注名曰百官尊卑之號事謂使民事之時

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

令宋本

韓非子 卷十

盜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欺子而不信其母。非以成教也。遂烹彘

澗著曰之妻二字當衍

梅批下文言二子正不必衍

韓非子 卷十

也

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之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二十一日午後校了　襄記

十五日冒校

己卯九月三十日重校　此卷小格者

記四十四條　潤華

記十九條　愚解五十三條五條新

宋本有二條　寅圭士冒書　歲本六十七皆錯

尚

按此下字不可去

胥案胡本刑字

按生說作述屬

說作蹻

千里失夫一誤在為上小稽日可衍

按歡文義直云當恃勢恃術不當恃信也

韓非子卷第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人不怨也 跀危生子臯。臯雖刑之有不忍之心者懷恩報德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以為德 翟璜操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 襄王不知。不知功當厚賞也 故昭卯五乘而履屩。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賞薄猶富人而履屩也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事襄王貞信不誣人有勇力多已者即進之以自代

㊁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恃信則有時不信 故東郭牙

議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必危矣公因命仲理外隰朋治內也侍術而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令曰必不叛我軒曰人主不以術御臣而恃其不叛其若之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禁邪。雖有駮行。必得所利。駮行不貞白而駮雜者簡主之相陽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駮也趙主以術御之盡其用而趙幾霸哀公問一足。問孔子曰夔一足若何曰夔反戾惡心然所以免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拾補注 韓書作仲

板朝堂藥房也不易者終身莊也注朝堂當莊下且云藥居則不藥下脫

潛 案王書 四公 觀注中文已言不敢而[illegible]倍學下居[illegible]注自爲文不上居中居矣故曰自履而行之素也注有兩信出[illegible]解為爲文王事履能解為爲文公事故書作公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謹小臣當即充指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無可使者是亦失士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不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當莊燕季孫一之故

板絕後伍絕無錢五二字小哲曰因學紀聞引作距 板絕距通

板捨補朝當莊藥當[illegible]舊從一堂字脫下三字今從張本

終身莊而遇害也

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此雖神不行況不神乎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當罪而譽當賞而毀如此雖堯不治況非堯乎夫爲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如無門也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不如止也亂之所以產也。門不使入利不使進亂所由生也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羣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屏不用玉璧。屏用玉以魏主用毀故西門豹請復治鄴。足以知之。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乃迎而拜據此是知左右能爲國之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跛危子榮

衣。盜者子不耻其父盜以父所盜衣矜人明者兒不耻其父明以明所著衣榮人人所諂媚爲非猶是子綽左右畫。左畫圜右畫方必不得俱成喻用左右言亦不能得賢也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蠅則蠅蟻愈至喻温言訓左右愈諂安得無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以與之故憂也與宣王之患臞馬也王不察掌馬者竊芻豆但患馬臞也

勸張本

㊄臣以卑儉爲行。則爵不足以觀賞。寵光無節。則臣下侵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獻伯爲相妻不衣帛晏嬰亦然故非其太逼下故仲尼論管仲與叔孫敖。仲有三歸以其太奢敖有糲餅以其太儉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

八字注虎物主幸先也微淺

也。而簡主之應人臣也失主術。虎言居齊已有三人爲君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人及其得罪而三之事言其舉非之譬樹枳棘者反得其刺也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羣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爲趙武之賢。解狐之公。此三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親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而簡主以爲枳棘。非所以教國也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者同此反教人爲私也

㊅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子之用杖。武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吾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國怒曰夫忠諫者必羣臣而又危難於父也梁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車爲鄴令其妹犯法跖之趙侯以爲不慈免其官也管仲以公而國人謗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

右經

㊀孔子相衛。弟子子皐爲獄吏。刖人足。所跖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皐從出門。跖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皐問跖危曰。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跖子之足。是子報仇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跖危曰。

渭案本即衛蒯聵傳蒯聵之雜事傳新異下年千異曰從當作後出字衍文篇有法門柳但云子皐法門柳有缺字當是後出門耳柳後門即是門閑出字衍

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憱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跖者行步危故曰跖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以爲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方問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

梅案本徒無依注有

洞華曰昭卯即臣卯

按趙襄子稱襄主魏襄王稱襄王此稱襄主亦是

小禮昌將軍之字所按伯夷未必將軍反云殊另方解武是以將軍之稱蔡之武在近所甚矣且當時未有將軍之號所謂將軍不過用兵時使將之軍耳武王時豈有將軍之名哉英人閻若璩以將軍之名改蔡孔子說不必盡合於事實

欲治之。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荊攻魏。卯東說而齊荊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爲將軍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而履蹻。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屩也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千里曰吉羸勝或是羸勝之誤

按事見國語吳語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絜愨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有蔽賢之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驂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㊁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爲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爲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爲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爲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爲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國柄焉。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爲原令。大夫渾軒聞而莽之曰。以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逐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

另起

書襄傳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注引古氏

取之。我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爲非。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强。幾至於霸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固足矣。一曰。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爲樂正。故

二條倒

春秋非是

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虛。轙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故可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材輕且侮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此下五條不著經文中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莊也。而不能長爲也。故客以爲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也

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爲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爲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爲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戰國人不見周禮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屨雖

澗筆四第一人字作臣

按非可即不可古書往往有此

胃素胃其賢不為主用也

賢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屨所履席太美則更無美屨以屨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衣又當美求美不已則居上彌有所費也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屨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按孟子之義正當有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賢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賢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弋乎曰不也弋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弋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賢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諂上則尊敬

按魁亮已也邪芳魁之朝

冒案此上計君臣相承用官表課之遺制

上計君臣于秦

四 詎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仕也

西門豹爲鄴令。清苛慈潔。愨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爲寡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納之璽也

按遂不受豹不受璽也誤

齊有狗盜之子。與刖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衷獨有尾。言衷尚有所盜之狗尾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按狗盜之象狗以入人家故有尾注刖足按猶按虞庾之人上給之袴注刖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

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驕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與多與之其實少雖無臞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爲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五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荊棘食不二味坐不重席晉無衣帛之妾居不粟馬出不從車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賁皇非之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也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

桓晉子術

觀國人尚有飢色是以不秣馬班白者多徒行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儉也苗子曰何賀焉夫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三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比卒乘以備戎事有難則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今亂晉國之政乏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絜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言辭制當殊之故可與也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賢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自朝歸設鼓吹之樂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孫叔敖相楚棧車柴車也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飢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

居魯。樹三人。皆爲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爲縣令。一人爲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愼所樹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讎也。曰。私讎不入公門。

渭案國字有誤不必則非智先書

按刑邢之誤據補

時之形勢與文大異其實平平公時初之三國也如上章晉令陽七章所謂趙齊燕又何為於晉乎

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也

按盧文弨上張淩本皆連

按此四字當連上

按師人句古有脫

山西國語隨武子墨同

按皆令尹之意也注誤解之

平公問叔向曰。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向叔向令藏本有故得意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爲賢也。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爲相。其讎以爲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三曰。解狐舉邢伯柳爲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也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爲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羣臣。離於羣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介異言介然異于人臣也

校按浦三奇後仍元新字

及齊不效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怒之

右傳

己卯冬十月丙寅朔 十五日閏校 二十三年末時校 戈襄氏

七條 潤華氏作條 識誤三條 襄氏作條 襄氏

韓非子卷第十三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舍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矞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驪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也說在畜馬

千里曰舍疑舍之誤作去声

潤華曰當遍

渭案案當作的 故微度文偶當是馬之誤 而世不必 脫之冷等字 而或由不之誤 千里曰故誤方偶馬

按觀法文此脫字字如脫翰字

按說作羊

潤筆戍戊之誤戊戌用字甘茂古今人表作甘戊

㈡人主者利害之輅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大愼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愛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巵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㈢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

胃書之字有誤戎書為胃謂敗書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

按其疑其之誤小梧曰貫字衍

右經

㈠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始出藏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

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迓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賢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收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蚌不加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

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法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

弟子令徒役而食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

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

管子曰明主用其臣之城中士大夫不爲吾用下法焉呼非真天資祠落人

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矞。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焉於門。而狂矞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矞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矞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管子曰旋字是下也國語以爲是勢迫下國言也旋還同施則旋形迫下法藏本作於上誤其字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

小檍曰學之子相似戮國辭第不無淺於下言令之長勿忤千里曰英雄句絕

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

渭臺私案勝

板錯置也又用也錯乃借通

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廐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遣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私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烏斷其下頷。馬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

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㊁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

一曰。申子曰。愼而言也。人且知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愼。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賢。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異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

藝文志鄭長者二篇在道家

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璽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

胃書儒子女字名漢書中山王孺子

在國策

皆譽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通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

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

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巵。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

渭案謂西羈旅之助故以國情輸衆自託

渭案有通字不得究文義拾補云衍

渭案書底也物通印漏也

拾補曰月日汩

雖有乎千金之玉巵至賢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巵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巵而無當有瓦巵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巵堂谿公曰白玉之巵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巵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㊂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迓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

千里曰唐[illegible]依[illegible]
臣改明為輔不是
說苑改事有七事
作明不可改也韓[illegible]
外傳七有七事作
白二者明也白字屬
用於前子不可改
二也晏子春秋向上
有七事作于雖
不因上不作輔不可
改三也晏子[illegible]臣作改
人所改者[illegible]多晏
可輕改[illegible]竄本
書[illegible]詳擇

齕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己者必

社木

澗草曰不當作所

渭案李斯趙高得志而奉二世所[illegible]矣非韓非可謂猛狗社鼠者乎百[illegible]
[illegible]猶曰感激韓非之書之昌可[illegible]

宋本下另起

利。而不為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齕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齕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燻之則木焚。灌之則塗阤。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

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安）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

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荊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

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殳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殳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

孫矣。是眞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窕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

胃音皆借也

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

胃音反謂如結復聲殷所謂嫉轉也藏音反字林云

胃音是謂不可殺或謂作為

胃音胃俗衛翊君以左氏易胃廉即左氏左人中會於國訓者音於地石血祈衛

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請決之於十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及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

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子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illegible]也

[illegible]是衣[illegible]衣[illegible]也去[illegible]

[illegible]是衣[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也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巵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

渭棄甘肥周於堂巵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牛遍於國中

[illegible]慎順通[illegible]順[illegible]生[illegible]產[illegible]道也

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狥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

傳聞異同

春秋繁露
齊人送陽
晉無故四

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衡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痤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

小爾雅曰。苦。尚也。
反鄭之陴。高誘注。反。覆。鄭之陴。
而反之。文十年。晉侯圍
宋。注曰。反。撥也。陴。
城上女垣

文十年。十四
經四陽鑑

千里曰。此所作知
理當如字。謂
收者。言隨煩心
盡之。謂者之故注
其者。其者。次次甚
國非如是。謂次國
不如是者。甚次者
也。兩孤者。兩孤者
對

衣之貪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右解 十六日留校

己卯冬十月旨再校此卷小格皆記三十二條內四條聊著記十二條內四條聊著記 世二條內五條新得

襄記

襄之記

韓非子卷第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令臣操之故曰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得及至疵趨飲遂不能制子罕爲出疵。罕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疵之類也田恒爲圃池。擅行賞人歸之因弒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㊁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

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此責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賞因止之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恩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達法受魚則失魚不受魚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而居者

吳也韓非一人之私言藏但毛詩說

千里曰不得重人弥事不成不適重人者君之驕故人主無所學悟臣皆謂

胥君權傳及臣嘗作家

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人主無所學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同而擅已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圃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自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行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同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聞有亂民

渭案俗本七齊天
七談
千里日此術後俗文
入經談
渭案七二段皆注
談入耳

而有獨治之吏。子率以正執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綱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駕馬。駕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梼檠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蹠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爲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故馬不違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爲駙駕。轡筴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其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擢下。而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夫

以王良造父之巧。其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其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

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駢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駢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

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地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㊁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

澗華曰澗數適
發對又不多術因
當作因

按草若稻後世下土著也又声

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闔過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爲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謂草木著地而生也蔬菜橡果蓏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弃蓏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蓏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

田鮪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

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㊂子之相燕。賢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

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賞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

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

策作燕王因舉國而屬子之

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放。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虎之資在子之也。故吳

渭章七事史記四事
視燕王寄言其民令平要臺聚衆以致之子圓其材黑禹人因子之而惡之也
渭章三百石之官
吳起見魏文侯曰君之所以爲君者臣也渭章其一國其於三十

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

渭案韓非子記君不子同姓同車不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也才長王侍述有誤不家書為永任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苑與虎而輟觀之。盼然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

四字注

渭案惡書作輒不此作有闕盼則盼之誤盼恨視也輒而觀之解莊費家

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四 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造父方耨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

小極曰和學集義法引此文上引文綱三字校勝

坊本法當有引文綱三字

坊二字可衍

御 胃韋七藏本云缺

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 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栒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鍛栒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

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
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
劫於李兌

五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
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
雖絕力致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
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
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
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
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
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
反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
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
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
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

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鍛在後。鍛鍬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則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鍛。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刖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鍛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

古挑翟同音

拔拾淸挑挑ヽ謂

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己卯冬青三日用[illegible]本參[illegible]校右傳　十六日用校

此世一條間華[illegible]六條[illegible]

廿六日兩坐日耕樓校畫未申事多不能日日校

[illegible]

旦校每不細讀日者[illegible]再讀　[illegible]

韓非子卷第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難二第三十七

難三第三十八

難一第三十六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縟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非譎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僞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

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苟且也）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爲俗故無復有忠信）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

澗華曰。文當作若。按古字臣下六有稱文者

千里曰。之字可互作一義。揚按拂猶拔除。今日之死傷不及也。而重

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五字注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相謙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容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聖人

小梧曰今當作令

裏楯有書之孝經衍

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不楯之說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

千里曰此矯言

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

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

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繆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

小稽曰此因學紀聞所謂事在孔子後孔鮒已雜其妄者也

千里曰趙策作白太元注亦作九白竈生鼈

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鼈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可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

曾者書盧辯除是也
吉作除是也

澗著 如人臣之術必當是法

謂棄辭爵祿謂用余惟居人命

爲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

渭案七徐偃張顯了旰行於揚庭者也凡此言皆不善養

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明案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

明案

千里曰道辱遠于者仲千里
案說疏曰伊尹為宰百里奚為虜百里奚之
地即之誤小稽曰為於二字倒藏本今欲字
字下又逆君上以欲則欲字在於之不可去

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

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校注代伐之誤

辨詰之文無有加此者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郤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郤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郤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

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誚已成。而郄子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誚。而又生殉之誚。殉既不辜益得一誚是何言分誚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誚。

此助爲虐
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
不辜也
且望郄子之得之也。望郄子正韓子之過
今郄子俱弗
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誚也。益
誚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
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
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
子之所以分誚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
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賢矣。然

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

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卽避卑卽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緩翟璜也楚兩用

強戰國策長君有明文何以為是藉說信數言也翟璜事魏文侯將文侯已亡而子

小梧手當作身

根一爭字古衍字則白當重

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潛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用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亡老反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

柳踴左作踴。

洞華曰造讀為

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地地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耻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囷。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

公胡不復遺冠乎

或曰。管仲雪桓公之耻於小人。而生桓公之耻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耻。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耻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耻於君子矣。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

千里曰此孟子之誤即邢也百書大傳曰三年伐邢國卿黑八十四不誤

梅邢孟曰字

之本也安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illegible]舉豐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

梅四字從蓋注增入

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君之力耶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剪制彌縫隰朋善純緣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

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强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一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于而于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渭素西十字丁古小臣稷章相近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曰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俳優樂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道藏

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君而事其讎。背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戶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

戰國邪說斜向用之敵天字糟蹋難不窮

桓藏本無難字

桓藏本無之字

桓未子下衍

桓藏本有未字

小註曰處〻誤是

千里曰辯言句說入主
板殺文說在辯者句
千里讀其是

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苟且也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

板者不要此六字
為可
胃常氏因下聽
者而誤。當為言
古辯字

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為窕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

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譫也。

文法變化不可捲擷

趙簡子圍衛之邪郭。犀盾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脅櫓而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自臥之櫓楯類也

小楷曰有脫衰楯脫衰字主于矢石之所不及故鼓之而士不起也觀下之主于矢石之所及一節之中自見

小楷曰漢衛邪郭

小楷曰授受用又曰呂氏春秋鄴作曹是

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 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

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櫓親立於矢石間簡子未可以速去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救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

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決。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二十日習校

已丑冬十月習[illegible]

內四條識誤 爲解甘泉條 義記

廿七日午未二時校 義記

千里曰論衡此韓作
綢是氏是同字當
依論衡作桐字為元
桐字

故之論衡作子文是

韓非子卷第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難四第三十九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綢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綢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賢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觀藏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賢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賢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二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賢之。不亦倒乎

桓五之是

渭案李氏之亂成於穆公之時則未可以已之閒焉矣

洞案曰云王當作主

渭案云云誤

惠賓想即渭濱

渭案此言戶形相近之誤

文公出亡。獻孔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賓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賓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

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

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也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識復言也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久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不皆久然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管仲曰桓公文公之臣皆有大過桓公之臣豎刁易牙開方文公之臣頗牧郭偃桓公用之霸文公用之伯桓公文公之所以霸伯者其臣有大過而不用故霸伯桓公文公之所以霸伯者其臣有大過而用之故霸伯今君之所用者豎刁易牙開方頗牧郭偃桓公文公之所用者也君若用此臣則桓公文公之霸伯不可幾也

管子之言皆從桓公所偏而正之非虛語也非故駁之過矣

千里曰也皆法邪

桓公文公之所以霸伯者其臣有大過而用之故霸伯

桓公文公之所用者也

桓公文公之臣頗牧郭偃桓公用之霸文公用之伯

桓公文公之臣豎刁易牙開方文公之臣頗牧郭偃桓公文公之所以霸伯者其臣有大過而不用故霸伯

桓公文公之臣豎刁易牙開方頗牧郭偃桓公文公之所以霸伯者其臣有大過而用之故霸伯

桓公文公之臣豎刁易牙開方頗牧郭偃桓公文公之所以霸伯者其臣有大過而不用故霸伯

桓公文公之臣豎刁易牙開方頗牧郭偃桓公文公之所用者也

千里曰東州東周也在六國

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千里曰漢書武紀作對注云臣瓚曰引論語及韓子云南二字書異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也賜與爲寢也故曰政

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爭民。非能特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

誠藏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

胃事據春秋傳則哀公以後去二桓而未能非三家切事情也則失於疎矣孫卿遂於益不見於荀子本書之典

潤華曰弟二臣字當作切下當云不自選賢重切字後自徇目作相

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

胃事

潤華曰當云要術以知富之侈

使智之侈

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汚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尅已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但如上雖侈非國之

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韓子以齊桓修子禁材簡未爵德形子輸量不如此之著以為

難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因事而責成之。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則組

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以治鱗蟲因鳳以治羽鳥也。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

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已之智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嘗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嘗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

在秦策無秦寡人下有三句

千里曰推琴馮形並誤琴魏世家索隱引作瑟

校推琴文出戰國策而封謂不服敎先推之戶是其情也意似可改爲字

渭南曰六晉知范中行韓魏趙也

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强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嘗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如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曰恃其不可侵則强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

極妙字法奇在是

謂者指也欲極則說者以飲爲虎不如之天

畏害誤

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强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

謂者不者上貫越而言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胷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

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

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嵩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

千里曰伐者代下曰

據君子衛亦已後世之君在魯故君也故曰臣子君也猶二人臣而為君耳

千里曰衛曰絕寡曰絕臣上不當既字其所以亡曰絕其失當乃君也屬上臣當作臣臣詎曰乎

習學易名外傳未詳武身受詈而海內服

趙咺走山田

氏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疎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

渭書謂桓承內亂
千里曰濟也

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弒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弒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

拘豐豐
釁之誤
見左傳

拘一本已報
惡矣甚也是

拘藏本無懼字

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懼罪。輕舉以行

澗華曰臣罪當作罪臣

按則臣懼罪是懼罪即下文懼死歲脫懼誤頓倍誤本亡臣罪曰誤

渭安雲七釋上文是子子文文被弒事文是仍誤解子圉子言謂所以報爲己甚而被弒高伯故難子此條是

按不印已字是

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

子圉曰文子所謂且安

按怒其亡其故臣也

渭安雲齊胡見殺之誤

渭安雲謂早加誅不使懷罪使人曉知於罪者所傷不淺也

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弒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

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則必危矣

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

小梧叔孫富條
孫叔
千里馬條白遠
小梧曰子所書見謂侏儒之術
尋常之術

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己亥冬十月初吾子爲[illegible]校　此卷小梧者記廿八條　涧幸記十九條內七條以徽侯增入異辭廿八條內六條彩[illegible]　小蓮記

二十日閱校

韓非子卷第十六終　甘吾午春日校　襄記

韓非子卷第十七

難勢第四十　問辯第四十一

問田第四十二　定法第四十三

說疑第四十四　詭使第四十五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

用吾之爲自說家主之論以設難結復也手拳捶[illegible]子子[illegible]京下[illegible]捶子日月拳難捶子者[illegible]詞吉復振捶捶子[illegible]意以說[illegible]捶子方白

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螾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

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

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天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

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騏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弃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辨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賢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賢。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

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功。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

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劒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按章爵也詞章二字不連讀

千里云文心雕龍云百官詢事必關刺解諫閣者閉也出入由門閉閉宜審詳在政通塞並詳關門云關于州郡者謂此也

又云毛武爵名也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樊

山陰云陳氏曰屯河之毛州屯毛上相亂久矣

又云州郡名者時郡縣之役皆采汗用謂者中多曰泛于州郡之泛也

按指置也毛伯地名也長也猶于州郡也今文無主主必小法于郡縣屬里白主之能自達上聞也

胃又曲于上壯子達生上篇豪於州郡也

也書玉篇注頭字六有七二字

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

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

按三字直是生字誤

小楷曰二字蓋衍

測萍知明下當有夫身字

此篇大意言申韓偏于法術故不能善治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愼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

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謫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

韓也。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

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測羊曰當成是之任之胃掌謂罰罪尚用於人年

說疑第四十四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矣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徼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

拇禪代也

胃掌謂之所移易主意以成其陰私

韓非子 卷十七 初

此文若用五若夫字起論

千里之在今人表雖陽陳身相陽東不些長參不虛師古曰皆言辭之方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華是尸子師涓不偕師涓文曰晉平公古賢人也又曰晉平公所作

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逄。

國語申胥華登或云申胥即子胥案此申胥當是二人

祖甲有保甲之想即申包胥

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

胃奢。鄭二者太宰

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皐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淯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淯之卑。如此

趙衰必趙衰之誤

渭書振古雅釋水高震聽注意可考也通淯亦水名

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頷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

渭書振古則知公孝王和雄之誤公大雅十思誤陽成世俱三攻桓共諸世音卯意見之於也

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

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圮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賢。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

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已忌怒則能害已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

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弒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

甲曰臺之書更有易失耳此非

裏板擊耳注此敬

上文云間此不衍

板正道是隱蔽正道也

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蹙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搆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單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亾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單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

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汚池臺榭。外不罼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修

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

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一篇文字極議數四愈論愈不窮意思人物各有所長而也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二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

渭案渭賤者貴仕之基

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譽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

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

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與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

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汚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鬬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

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窗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

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敵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己卯冬十月初旨校半有字初旨晨校讀此篇小此若記三十六條
洞著記十九條十七條大戴禮增異解三十三條十八條東坡裏記

二十日旨校

十一月初二午時校 裏記

韓非子卷第十七 終

韓非子卷第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八說第四十七

八經第四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賢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賊匿姦。當

義楊二年字皆同貿古賢之公案六有作賢之者冒昧之意也
湘軍七年字義未詳 謙字起書為廉

千里拔譽字謂
棄謂當將使[illegible]
名六通

裹物穀者也

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讕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

謂字藏本之壹

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弃髮。必爲之愛。愛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億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褓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思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

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賢之業成矣富賢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

胥車藏車也
佳絶必畜於

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笑。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

小稽曰愛字句
衷柳處子當
衍

衷柳上文法仁互
对涧革曰人字當
衍是

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今嚴也

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强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

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者。是治人也。刑盜

洞華曰惡當作惡

拙此八字宋本無是

拙知智同分字是

拙名字衍而重刑而厚賞對也

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

名宋

小梧曰傲慢也

楊明愼古同

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澗茅曰恣當作怨

小梧曰賞當作刑

澗華曰法當作復

小梧曰當盧改作富此當上家謂立家設者耳蔵本一作者

閣臺按下者例韓藏本既作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則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懦治則肆於爲非。財

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賢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爲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

謂君謂欲治民之主不能淵其意意使爲天子爲君者未知之乎

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賞。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

胃妻舊狀陳
言也

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弃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弃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

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

渭案藏本如此當迺有誤

襄按此藏本習皆當四字誤字術上決誠以

襄按此藏本當有

渭案本謂自未聚

訛

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能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

富強不可得也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

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賢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賢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illegible]言坑儒之慘毒於非說矣

澗泉曰商鞅之道當誘而敵有方未詳

又曰秦誘法

[illegible]

百音陌勵也左傳距躍三百百稱行林人曰五百見後漢曹節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或作非衡石之失

渭案太平御覽言可以跟也

也難

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權車。聖人不行權政。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不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

渭案外儲說左有之字

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出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渭案抗言正事使不退遁惟恐遠離耳故下文曰下抗直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

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策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强。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强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

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

辯明也

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已。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賢臣。無重

臣賢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賢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

㈠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 一曰收智

㈡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壅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 一曰結智

㈢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

君幼稱制后姬子姓則强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

責臣主母不放。廢亂輒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詠其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

渭案陰姦未彰。主明宜於國事。死下則賞罰其實。則傷義美名故必行飲食不配。不能大能。苟此陰陰之姦下。法

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賢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不制則下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火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緊曰詭。詭曰易。易均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倖妄舉

渭案明塞親屬所信者參伍其間。以防之下失之於下也。注之行其姦也。

按緊參參伍賢是國黨藏之意

小指曰見注易注讀不通不參於參伍也此處反注多難

渭案詭易之易名實混淆也文見賢臣知

渭案詭易之易通

戰國稽古之學

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一曰亂起

四 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拆。揆伍必怒。不拆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拆之微足以

拆 藏本

柄。以濟其欲。禍起於內。

狂妄第四之一 逆性於職 喻也 士 如多謀 通 鄭 疏 長 義 如 代

謂參怒之使不合也不析其理之異

楊迅 字 析

則言者行。抵陳言。以參責。責之。以徼。驗。可。以事理。參官。參之。數。起之。則言。於。者。及。古。衆。相。抵。信。也。

於。衆。臣。以。周。中。而。

抵。之。異。則。責。之。誅。

毋。謁。以。藏。本。前。佳。

不。謁。是。者。古。誅。以。

罪。其。苟。同。也。易。視。

易。其。視。隱。使。以。其。

日。所。謂。也。孰。見。抵。長。

韓非子

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鬬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

梧諫 說 為 聞

文

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 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

心交故時循[illegible]以察其心也書以使張遼疑壯[illegible]

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 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

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廢公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則取之賢於官。能守官則賞於功。言程主

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奉俸也祿廩所給事也

罰者所以禁也

又物當賞者不必爲榮故曰民無榮乎賞之內無誤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紱之政。務爲貨賕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紱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生。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

罰者恐民畏罰

下仗字之誤也

按高对又民字不复有
謂畫隅耳也
按下脫是以字

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二十日燈下校竟七卷時蚊去

曙肌膚不屑也 胃記

己卯冬十月十三日午前時天氣甚寒 此卷小格者記五十二條 潤筆記六條內五條竹徹誤增入異解共九條白丁五條彩得

韓非子卷第十八終 此卷多錯誤 誤處必有未通者 襄記

天下無雙

韓非子卷第十九

顯學第五十

五蠹第四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五蠹顯學二等篇是韓子絕妙文字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

按鯀禹連稱奇 他篇不見

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急也）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

（桐有宇本作）

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有本）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來）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

（置案玄人據羅莊子文以改古仍可行胈身中毛）

胃棄絜駕於方駕

於庸即傭字

於土棄意謂賜令

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饟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人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

洞茅白大當作文

於下文作文王

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

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卞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之。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

小梧曰注仁之誤 （按注仁通）

按歲年與為字 淵華曰為字當衍 一人仲尼也

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illegible]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

淵華曰勢上當脫一服字

按保世之凡 另起 民如通

渭 長去十里按七二字當在上三字之誤衍 或者謂三者皆不能加誅於不肖者 [illegible]

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 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

所其平故但於為惡而不肯改如此能明本末誤

胃書故法枉成法不輕行新令也

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弃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

小指曰譽字用字絕

譽說文引私富作公見說文公从八从厶故云背厶

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

環說文引

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賢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待賢不欺之士。賢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

澗草曰。良字衍。上文云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又曰不下富有之字。

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

渭案依文法當改兵不免於弱一句不然上句亦設術

樓俊句蓋功謂治功故謂戰功耶

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效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

無戰之危而有譽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强。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强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强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

千里云此當為伐小格云此者為敵者用兵之失也

千里云市曰市重

按二字疑衍

物或是人主之財

說于功臣也

胃棄用增繳者

每徼倖於得物

故借七為喻

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王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

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獘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

渭案見史記王伯厚謂韓王信事諸侯約從衡爲衡之事未詳

小格之裁制也

渭案昌邑王廢爲庶人

渭案振救也

故解舍即解舍

渭案上文解舍解舍完則民有安居下意不可用也

渭案改爲倍之民於尊位爲於耕

政家

政如家

通

戰者也高價養
產價以自重也
耿介之士甲也耿字當誤後同韓子說林言齊宣之好何以獨取耿介之士乎

渭書古字假借
孝文不食
洞庫曰古當作設
千里曰遠小年之誤
古左年字也
小積曰此言由侵
年之年
梅佛繁也渭類
崇天之怪物也

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倍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

渭案藏本孔墨不重六字

良六作墨毛詩孔伸墨子

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

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

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

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襍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

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譽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譽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

胡畫戰國之時。游士得志其交。亦四國古法是

物也宜那了有
陵而六五平物
成必亨故吉斷
卒用此二言八
剝除二

之以劒。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而官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

幾察也

見殺之記

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鍇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

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榮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

韓非子說難第十四

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

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譽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譽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歲萬歲。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

胃書有度字法
古也荀子屢言法
後王非美習聞師
說而失其本指

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捌痤則寖益。謂癰也。疽威而潰之。披疽也剔首捌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

胃書謂必知人
胃[illegible]事而[illegible]
解令
典[illegible]
未[illegible]
[illegible]
有

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欲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

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二十一日胃校

己亥冬十月十四日午前[illegible] 此奏小檢皆記二十二條間等八條新入四條 愚解廿九解十四條新得 [illegible]記

韓非子卷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人主第五十二

飾令第五十三　心度第五十四

制分第五十五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

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末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

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

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强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

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其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悅愚。悅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詷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

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亂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

何

趙宋本誤當作三謂上行田亮本登脫下二字句讀字亦當作三

趙一本元之字是太平自絕於道又趙下皆作太上太下是賞勸刑禁云云作上下為是又為字句元當衍

又趙言從言橫對矣字當衍

趙本誤

澗華曰合字絕橫字絕上字當衍五之刑上為誤

趙本此誤下為字當衍

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當。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而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

用重實以向五蠹
國違以成文

王小楷載了漢
楊古載賴通用

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

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劒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逄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

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周藏行都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施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

楊注解作伍五里長謂下九里所解

物因無爵民是而下自對　澗華曰震當作農見賞子　吾成德威威當作威兵德威

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遁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效賞多賞輕刑上不

楊此處當作當者有之字皆衍

澗華曰當作當

澗華曰當作當

澗華曰當作當

下之民聽其嘉樂必謂上之政流輔故肯致死以求賞重賞而輕刑之則民狃於驕心而交罰罰且謂上不愛民甚也故賴賞而解体類以其死力五代驕兵之宜亡必也大制重刑也亦上自重字以成文

淵華曰宣德為孔

愛民。民不必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

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賢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賢爵賢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一句讀

測曰天下當術

謂案分可白也當刑當賞其之易民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

按文異二字當已異字不不術謂名不仁知刑責二事異自則非丟而謂分也

分謂猶卦於心看即其記看良今之看

按規嚴之文按理即上異字之理異通用

謂案謂我不能自傳則殺人而犯之者不爲盜於己

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關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關彼發姦

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曰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丁巳冬十月讀此書時正將取子澗華校定本對

勘一過取校皆奉藏本及舊本迂評

本有不佳者舍此古之分注校錄于旁因者

十四五五　壬戌九月廿九日戈襄再記　時年三十八

乙丑馮已蒼曰借崇林宗道義本及秦彥文及元府校本對過

奬圃四月校訖　松巢

凡文有複出而張嶋本少數字皆脫耳辛亥重校一過

馬海迂評本義陵氏刻本多臆改而已校也　澗蘋記

九月廿日從俞氏假正統十年道義本校過五處

之本多合而與彥宇老人所授崇林宗道義本大不相同

都不一標出作見校再之　澗蘋又記　戈襄於別本錄此刻

西辰七月讀竟發歸二出丁巳十月假取澗蘋本對校一過內秦本義本

為崔迂評及舊本皆不善取去取予略去而刪去小道演　男襄錄

僅讀此書十餘年矣書讀其義雖通析注此書以質者心於

所理者去乙丑年頗居洞蘋自江寧數以書相習從之者

乃假十篇雜非子校注其上為辛未為雖此僅畢之勤

之於此書蓋真未知人之精粗手其義亦既通而不能

用其意之餘因而除餘參其變者以所人忠厚之

道為主宇宙則藉此以起一切世間之俗誠濟時

之上業也文中子不云乎手也有用我者抗之以

往丙寅五月二十一日習校注畢記

僅另有書雜非子校及雜非子校畢記贈顧

于里二首於不能習又記

己卯冬十月十五日午前重讀　此卷小標前記二十五條澗蘋記十條內識

誤僅七條異解廿條內十條彩時　戈襄記

此書余初校於丁巳再校於壬戌皆有小跋在後祇就顧君澗苹校定本對勘顧君初用秦漢本藏本舊鈔本繼用朱本內有不可從者余不注旁至乙丑歲復讀旋出己意考証因之丙寅王君小梧亦取此書細究其義與詞與余雖有同異可以互通小梧亦有一跋書後越十一年丙子余復取以訂其是非朱書其上至顧君於數年間另有校本余已將知者書上今歲顧子刻韓子識誤三卷頗多增益而中多前存而今弃者余復取精覈者百餘條記之是余於此書已五校矣蓋讀秦漢諸子有文法句法字法迴與魏晉以後不同非特字形假借詞意煩曲即用虛字亦與後世律令大殊故予謂予書有甚錯誤可證者注之其他不

得其解看似差謬而當時作者理本如此不可以今日諷誦不順
遽塗遽改致失全書之真且又不可以別書之相似者悉行更正緣
此書有此書之讀法而他書又有他書之讀法古人本有同處有
不同處各存其面目領其心思可也余有秦漢諸子讀法韓子
亦其一種今因重校此書慨然于王子已亡不能共讀顧君新著
而識誤中所引小梧之說又甚寡寡亦因潤苹未見余書遂多
遺漏故余擬集小梧所引論附以愚解潤苹雖已成全書而前後之
言的然精當者亦皆采入彙計耳小梧共五百五十條潤苹共二百六十一
條已共七百十一條潤苹所以少者在識誤中大半不錄也

右戈小蓮翁手記一紙原幅長濶兼前後塗乙筆畫幾不可
辨因細為尋繹另錄附末然究係草稿字句有未盡酌定者
閱者取其意可也戊午八月二日記應陞 周振家書

此書係初校于丁巳再校于壬戌皆有小跋在後祇就顧
又詳年校字年數動頗又初用青年藏年舊動年從用朱
年白有不可分者係不法處又乙丑丙寅五月也校而成此書細究其義而詞句雖有同异
而大互通少有[illegible]十一年丁巳[illegible]復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PDF